

# 雨过河源隔座看

□李敬泽

我将从黄河之源走到黄河的入海口,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漫游,走过山、原野、河流、村庄、城市。

那年是2000年,旅行通常是为了出差或者探亲,没有现实目的仅仅为了置身于彼,这样的事似乎并不常见。那时,我被“行走”这个词所召唤,我想,你要任自己的意走出去,去往你未曾去过的地方,你得见山川、世面,会一会陌生的人。

我的梦想,我的计划如虎,我的行迹如蛇。在那一年的五月,我意气风发地出发,当时我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每个月把稿子发完就跑了,浪上半个月再回来,工作、发稿,再出发,如此到了秋天,这样的节奏渐渐不能维持。我走过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然后窝在家里写出了一本《河边的日子》。

这是一本寂寞的书,很少有人读到。2007年我曾把它编入另一本书《反游记》,这个书名来自法国作家马尔罗。《反游记》大概也少有人读。

这是我最不自信的一本书,写出来

之后,我自己再不曾读过它。这种不自信,就体现在这本书当年的跋中,这篇跋的题目是《我一无所知》,显然是一种防御性姿态,我自己都说了一无所知,你们还能责备我什么?但是一无所知你还写什么呢?这个问题倒是难不住当时的我,人之病就在于自以爲知,我来了,我在了,恍然知道自己的无知,这未尝不是值得写出来的大知。

然后就过了这么多年。我不是一个珍惜旧作的人,我写过那么多文字,当时常常得意,后来并不在意。2000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我去了黄河边,写了《河边的日子》,我还写了《看来去看或秘密交流》。我可真能写啊,到了第二年,又开始给《南方周末》写“新作观止”的专栏。似乎只是在那一年,三十六岁的我才走着走着冲动起来,本来是在逛文学的街,忽然就一路奔跑。但无论当时还是以后,我从未试着给自己的写作赋予重要和持久的意义。比如那本《看来去看或秘密交流》,书出来我就把它忘



了,直到十七年后才增补再版,改名为《青岛故事集》。

同样的,我一直没有想起《河边的日子》。直到2022年的某日,有朋友说起他当年喜欢这本书,我当然知道这是我在写的,我把它从书架上找出来,重读一遍,回到那些地方,回到二十年前的那个自己身上。我想,我也是喜欢这本书的。

这本书像一艘船沉在我的书柜

最底层,它的时钟停留在2000年。书之外,时间前进,人事代谢,沧海桑田。二十二年前的那个我和那个世界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切,即使是亘古山河,原只是此时此刻,都在时间与历史之流中呈现为不可复现的殊相,青冰上牡丹开,青冰上无牡丹。

正因此,这本书最宜忘了,然后在后来的某一天想起来,翻一翻。这是穿越,是重返二十年前,现在侵入往昔,他乡原是故乡。李商隐的两首诗最是浩渺奇幻: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恍兮惚兮你不知那写诗的人在哪里,他看着窗外星沉海底,他看着大雨仅在一座之隔掠过黄河之源。

当然,二十二年过去,我自己也变了。如果回到当年新源里那幢高楼上的电脑前,我必会写出另一本很不相同的书。为此,我专门增补了一篇《吕梁而下》,那是2019年的我所写。

是,重读这本书时,我并不喜欢2000年的那个我,我一边读着一边刻

薄地嘲笑他,他那份在人世中的羞涩、行文时那种小心翼翼的谨慎,有时简直让我无名火起。但是,最终我还是感激他在2000年突发神经地进行了那次漫游,那确实是我的决定,那次漫游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标记了后来的我;对田野、对山河故人、对实际的而不是理念的人世与人事的持久热情和向往。

更重要的是,二十二年前的我召唤了我,我意识到,那次旅程并没有结束,此时此刻,我依然梦想着、计划着很可能不可能的旅程,会在某一日继续行走,直上河源,而后掉头沿黄河而下,走上上次没有走完的路,山西、河南、山东,走过春秋战国的,北方的大地,走到黄河入海之处。不是为了写另一本书,只是为了莽莽苍苍,人间行过。

原书题为《河边的日子》,现改为《上河记》,黄河远上,上河为记。

(《上河记》,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1月出版。本文为该书序言,题目为编者所加,有删改。)



《震满天》  
王蒙 著  
花城出版社 2023年3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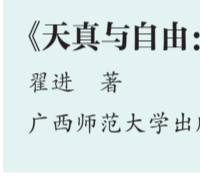


该书是作家王蒙最新创作的小说作品集,收入两部中篇近作《震满天》《生死恋》。《震满天》讲述76岁的蔡霞教授住进养老院,由此展开对这位女性经历多重打击却依旧保持高贵人格的人生回溯。《生死恋》讲述北京普通宅院里,顿家和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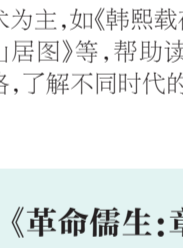
半个世纪的情缘,从北京胡同到大千世界,连接着革命年代、建设时期、改革开放的中国,小说用貌似轻快的语调,吟咏沉郁顿挫的人生。



《中国民间故事》丛书第一季  
祁连休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该书主编祁连休长期从事民间故事的选编和研究工作,收入丛书的民间故事较好地保持了民间文学的本来面目。丛书第一季包括《阿里和第一白鸽子》《日月潭的独木舟》《神秘的泉水》《牧人与雪鸡》四册,以融媒体形式打造,集文字、音频、图画为一体,读者在欣赏民间故事的同时,还能获得听觉体验,多维度领略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体味民间文学的精彩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  
翟进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革命儒生:章太炎传》  
王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郊外的家》  
梁东方 著  
沈阳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该书源自作者的亲身体验,记述了一段远离城市、暂居郊外的生活经历。作者以充满诗意的笔触详细刻画和描绘了郊外生活的环境、心态、人物等。书中既有对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活方式的追寻,也有对单一生活模式的反思。可贵的是作者并非有意做理论化的体验对比,其写作完全出于生活本身,其文字始终忠于真实感受。

## 清明时节忆英烈

——读《徐光耀日记》

□陈华

10卷本、420万字的《徐光耀日记》记录了1944年至1982年之间徐光耀生活的点滴,内容涉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改革开放等多个历史时期,是其跌宕人生的真实写照,亦是时代的缩影。

《徐光耀日记》犹如精神宝库,在日记中笔者不但了解了激励徐光耀创作出小说《平原烈火》的烈士王先臣,还认识了李混子、宋谦等英雄人物,并被他们的事迹深深感动着。

王先臣可谓身先士卒的司令员。他1915年生于江西吉安,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40年8月,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王先臣率部参加破袭德(州)石(家庄)铁路的战斗。他亲率爆破组,拔钉队行动,破坏敌人铁路40余公里,在赵县豆腐庄歼敌300余人,得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表扬。1942年9月,王先臣任冀中军区六分区司令员。他根据敌军大“扫荡”后的严酷形势,将部队化整为零,坚持平原游击战,打了许多胜仗。

1944年11月,徐光耀被调到四十四区队,真正面对与王先臣司令员接触,单是训练一项就让徐光耀佩服。王先臣全副武装跟战士们一起跑操,几个个来回下来,有的战士掉了队,王先臣因为膝盖有伤,也掉了队。大部队训练停下后,王先臣让掉队的集合,再跑,徐光耀因为有伤,可以不补跑,但也受到了惩罚。

1945年7月1日,王先臣率部攻打赵县前大章敌据点。在战前侦察敌情时,被敌人击中胸部不幸牺牲,时年30岁。1946年3月24日,在王先臣安葬仪式上,徐光耀看到王先臣的夫人和孩子,沉痛至极。第二天,徐光耀写了一首一百多行的长诗《心上的泪——记亡故司令员先臣同志移灵》,虽然徐光耀觉得从文学角度看,这还不能叫诗,也没有发表,但对王先臣的崇敬热爱之情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不是翻开《徐光耀日记》,有多少人知道曾经有一位温文尔雅的文艺战士宋谦冒着枪林弹雨用相机记录那段历史,有多少人能够了解那么文静的战士竟然牺牲得如此壮烈。

徐光耀最早在日记中记录宋谦是1944年11月28日,他和宋谦、刘克江、刘希明到区队检查工作。当时,宋谦是冀中军区六分区政治部宣传科的文化干事、摄影记者,在《晋察冀画报》发表了不少战地摄影作品。

抗战时期徐光耀留下的影像大都出自宋谦之手。徐光耀将他视为知己,两人的友谊不断升温。1946年3月20日晚,二人散步时,宋谦告诉徐光耀,可能要与自己作伴,也当摄影记者了。果然没过几天,徐光耀就接到调任政治部宣传科任摄影记者的消息。可惜徐光耀到宣传科任摄影记者后没多久,宋谦就调到了九分区。宋谦调走后,二人书信往来频繁。

不幸来得太快。1947年12月3日,徐光耀在读报时,看到宋谦在大清河光荣牺牲的消息,这犹如晴天霹雳,让徐光耀悲伤不已。徐光耀还记得宋谦和自己的约定,谁先死则生者必为之作文追悼。徐光耀谨遵誓约,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悼文。

对宋谦的感情,徐光耀一直深藏于心。1981年,徐光耀写了一篇散文

《我心中的诗献给谁》发表在《文艺报》上,文中提到几位在战争年代牺牲的烈士,其中就有宋谦。徐光耀深情地写道:“宋谦,一个小摄影干事,二十刚出头,长得文雅秀气,笑起来特别甜……我懂得一点摄影技术,还是他教的呢。本来已熬过了八年抗战的这个‘小宋’,解放战争中却受伤被俘,他当面对大骂敌人,被国民党装人麻袋,投进了大清河……”一位温文尔雅的文艺战士,却有如此坚定的革命信仰和视死如归的勇气。历经岁月沧桑,徐光耀内心那份感动,从未磨灭。

“敌人遇见骨碎,火车遇见翻身。”这是1945年8月,冀中军区七分区召开爆炸展览会时,爆炸英雄李混子锦旗上的一句话。

1924年,李混子生于河北新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他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乡亲们一起制造了许多不同品种的地雷,大面积杀伤敌人,炸毁敌人的火车铁路,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

1946年10月31日,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授予李混子“边区爆炸英

雄”称号。在这天,时任前线剧社创作组副组长的徐光耀终于见到了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他与“不爱说话,偶尔说几句,也是慢吞吞的,显得很吃力”的“老实庄稼人”李混子,还有爆炸组的头谈了一整天,掌握了丰富的一手资料。11月2日,徐光耀又找村里的治安员谈了很久,掌握了许多素材。徐光耀很快写出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讯《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发表在1946年12月6日的《冀中导报》上,很好地宣传了李混子和他的爆炸组。

可惜的是,通讯发表的第三天,12月8日夜,为防备新乐城里的敌人出来骚扰,李混子在指挥队员布置地雷时,不慎触发了地雷,不幸牺牲。

徐光耀的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在李混子的家乡建一座纪念馆。2021年12月,李混子的家乡新乐市举行了爆炸英雄李混子牺牲75周年纪念座谈会。座谈会上,徐光耀之子徐丹代表父亲向正在筹建的“李混子纪念馆”赠送了徐光耀题写的匾额。当徐光耀得知石家庄市神兴小学成立“李混子中队”时,非常高兴,很快为中队题写了队名。革命烈士的精神薪火相传,没有比这更让老人高兴的事情了。

清明时节,追思英烈;光阴荏苒,精神不朽。

## 多视角呈现唐代社会生活史

——读《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

□林颀

繁华、大气、绚丽、灵动,这是唐朝留下的审美格调,表现在唐朝文化的各个方面,诗词歌赋不一而足。《唐风拂槛:织物与时尚的审美游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选取了一个容易忽略的话题——服饰,探讨围绕服饰所构成的充满活力、唐代时尚体系,并延伸至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等诸多方面。

该书用太平公主的武官打扮以及这一事件引起的反应作为切入点,对“时尚”一词做出了解释。书中所指的“时尚”,“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它受限于所处的时间和空间,通过与物质世界的接触在社会群体中构建出一种存在感和个性”。可见,这个“时尚”不同于我们通常理解的服饰风格变化的偏爱,它强调的是太平公主事例中所呈现的形象化和自我塑造的方式。

“时尚”在唐朝这片沃土中生根发芽。通过解读“时尚”,可以掌握古代礼仪制度和官方服饰规范的密码,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把穿着衣物的身体当作展现社会地位的载体。此外,作者还指出,时尚与唐代宫廷文化、财政状况、视觉文化、纺织技术与文学都有密切联系。除了典籍记录的文字资料外,书中还配有世界各大博物馆的珍贵图像资料,包括织物、陶俑、绘画、雕塑、饰品、文书等,展现了唐代穿着服饰、织物品类的精美。

作者详细阐述了驱动时尚发展的两个“马达”。一是纺织业的发展,它为服饰提供了日益多样的图案、染色、印花和刺绣织物。正文谈及了机械发明、图案设计和美丽的蜀锦。二是“审美游

戏”,简言之,唐人的感官欲望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作为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着意品鉴人物的衣冠,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文书信攀长安丽人,唐代的时尚体系是通过工匠、穿着者和评论家的努力而构建起来的。

“审美游戏”涉及服装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穿衣,穿什么样的衣,颁布禁令的用意何在,丝绸与色彩的等级制度是怎样的,着装行为如何成为生活经验的中心……服装是一种治理工具,它使社会差异更显而易见。当我们把关于服饰的矛盾与冲突置于唐代政治、经济、审美的宏观背景来审视,就会看到时尚如何成为涉及自我、社会等更大范围讨论的一部分。

文献和考古资料还证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即纺织品在唐朝的重要作用。纺织品在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基础性作用,它既可作为实物税由政府征收,又充当了重要的货币。作者运用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以税务文件、经济论文和法律文件的记录为依据,证明唐朝早期军事行动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大量紫色与杂色的织物实现的,这些织物被用于支付军队开销、与地方敌对势力谈判以及发放派遣至新领地官员的俸禄。由此一来,纺织品中所蕴含的审美观念也随之扩散到边远地区,或沿着丝绸之路成为国际化的被迫捧的审美游戏,织物成为大唐文化向外输出的重要工具。

正如作者所说:“总体而言,时尚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它成为隐喻思维的时尚形式,关乎社会结构、欲望、性别和时间的流逝。”

□邱振刚

作家刘江滨的散文创作常以现代人的视角穿梭于古人的精神世界。他的创作追求一种超越经验和个体情感之上的宏大气象。其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大地烟雨》(花山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分为三辑。第一辑名“风”,所涉及的对象基本为常见的事物,例如《北方的冬天》讲述冬季北方的风景情致;《青纱帐》则写的是遍及华北的玉米地、高粱地。第二辑名“物”,文章从具体的风物出发,如《邢台的桥》《响堂山石窟》。第三辑名“志”,专写某些和自己的生活最切近、最能牵动情感的人、事、物,如《语文课》《母亲的蒲扇》等。三辑文章,似乎是以作者和笔下事物之间情感距离的远近为标准来选定的。在阅读中,当我们的目光深入到文本内部,还会进一步发现,对于第一辑中的事物,作者更多是从人们共同感受出发;而第二辑中,作者频频从个人化的视角来打量世间万物;到第三辑,作者的笔触完全跟随自我情感、心绪的蔓延而展开。可以说,从第一辑到第三辑,思辨逐渐被感情色彩所代替,“我”的面目越来越清晰。

第一辑各篇目中,作者精细考证各种事物在典籍中的痕迹,每篇文章都弥漫着如北方旷野般沉郁凝重的气息。信息密度极高的文字,被作者对历史的感情凝聚在一起,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总有一种被牵引着穿梭在史料、典故中的游动感,感到有一条若有似无、似轻又重的线索沉潜于文本内部。作者并非是把和某一事物有关的资料性内容拼合在一起,而是随着叙述线索的展开,不断发掘各种风俗、器物、景观内部所蓄积的古人古事的信息。在《大地》的果实》《大地的滋味》《青纱帐》《家乡话》等文章中,他用沉稳疏朗的语言,对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风物进行由远及近、自外

## 被照亮的的时间隧道

——读刘江滨散文集《大地烟雨》



而内的沉浸式书写,不断延展所要讲述的时空范围。文字由具体风物拓展到对历史、民俗的观照,最终开拓出一个交织着个人经验、地方知识和历史意蕴的立体性文学疆域。例如,在《青山依旧在》中,作者从一座默默无闻的荒山落笔,山景只是一笔带过,随即转入对尧山历史的勾勒。于是,《山海经》中的记述,唐初开凿石窟,营建佛像佛塔的记载纷纷生来,极大丰富了文章的文化地理学内涵。作者又通过对尧山山体遭到破坏后的凄凉场景和得到保护后焕发出的蓬勃生机进行对照,得出人与自然应和谐共生的结语。这座山没有特殊之处的小山,因为被作者放置于时间隧道中,它所承载的信息量,无论从生态学还是从历史地理学的视角来看,都变得厚重而充实起来。

第二辑文章中,作者将周边各种纷杂的人、事、物,用以点带面的辐射式结构加以介绍,笔下的情感也逐渐蓄积生发。文章起初往往是从容平静的,但随着回忆的蔓延,情绪逐渐饱满,勾勒出作者人到中年的一次次回忆之旅。这时,作者讲述的视角不再是由外而入,而是由内到外。《筒子楼》《沙丘平台》《日照荒垣》都是以时间流转为背景,以供精细观察和反复品味的建筑作为自我生命历程或者民族历史的投射物,继而从个人化的感触入手,将视野扩大至更广泛的群体。作

者引入个人情感,并未影响语义空间,读者透过作者的情感起伏,可以细致入微地体味属于燕赵大地的民俗、故物以及它们所蕴含的历史脉动、地理信息和人类情感。

如果说作者的叙述姿态在第一辑中如渊博的学者,在第二辑中如睿智的长者,那么在第三辑中,他又一次转身,变得宛如邻家亲厚的大哥。就目前的散文创作而言,文化散文所占比例最大。从作者以往的创作来看,他的散文也被评论界视为文化散文,但细究起来,他的散文与典型的文化散文有着微妙差别。在他的散文中,“我”作为个人化的观察者和言说主体,始终是在场的,并未被某种集体性的姿态所取代。我手写我心,而非众人之口,他人之口。而这种在场感,在书中的“志”这一辑中格外明显。这部分文章虽然仍不乏细密的考证,但行文的内在动力,更多来自于情感而非知识。知识性的介绍文字,更近似于推动情感不断蓄积的外来动力。最典型的莫过于《母亲的蒲扇》一文。文中,作者虽然在索引古籍、典故中关于扇子的记载,但文章的力量来自于对母亲的回忆,在对往事的深情怀念中,引入文史知识,让作者的回忆有了远景的衬托,文章变得更加坚实饱满。

三辑中的文章,风格虽然不同,“风”大气磅礴,“物”强调点面结合,“志”细腻雅致,但对作者而言,在写作之初并未有意区分,他只是从写作者的真实感受出发,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作者多样态的笔墨,造就了《大地烟雨》丰厚多样的审美空间。被作者描摹的事物,如同一道照亮时间隧道的火光,让读者看到无数清晰的历史细节,作者的笔触,既负载着燕赵大地在岁月烟雨中沉淀下来的各种痕迹,又描摹出自己心灵世界中细腻的感受。这些兼具理性哲思和情感蕴藉的文章,值得反复品读,也耐得住反复品读。

